

槐花几时开

杨梅的味道

刘峰

几时的端午时节,天色总是青郁郁的,云破处,金色的阳光泻下,犹如一匹匹透明的瀑布,将故园婆娑如云的杨梅树沐浴。

杨梅生南国,是一种喜欢在洁净、潮润的环境下生长的果木,端庄又美丽。

一俟春天,杨梅树开花了,伸出一簇簇暗红色的穗状花絮,当微风拂来,圆冠形的树身上,仿佛有数不清的火苗在跳跃;几场雨过后,结出一嘟噜一嘟噜的嫩果子,表皮长着青涩的肉刺,却不扎手,简直好玩极了。

不知不觉,果子转红了,宛如少女的腮上飞上了一抹红晕,一副不胜凉风的娇羞模样;渐渐地,这浅浅的红变深了,好比戏台上的花旦将胭脂抹抹;随着季节的走深,果色恰似贵妃醉酒,呈现出美丽的嫣红,令人怦然心动。

成熟的杨梅果,紫红紫红的,色如火炭,圆润饱满,非常养眼。此时一枚的肉刺儿,变得平软,呈乳头状凸起。当拈一枚在口,触在舌尖,有一种奇异的颗粒感。当轻轻一咬,果皮立破,鲜红的汁液溢溢开来,犹如火山喷发后的岩浆恣意蔓延,酸酸甜甜的味道,简直妙不可言。

——此酸,恰到好处,衬托甜味,更鲜美,令味蕾一瞬间陷入美味的沼泽中,不能自拔,从此难忘。为此,宋代诗人方岳在《咏杨梅》诗中写道:“众口但便甜似蜜,宁知奇处是微酸。”

那些难忘的夏日,我和小伙伴们趁大人们不注意,经常偷偷溜进果园,像猴子一样爬上树,隐藏在枝叶间簪簪不已,直染得小嘴巴乌紫乌紫的,一个个成了猪八戒,大家你瞧瞧我,我瞧瞧你,不禁捂着嘴儿笑了起来。

有时不小心,果汁溅在衣衫,濡染成一幅幅水墨丹青。为了避免回家挨打,大家干脆光着身子窜上窜下,结果,被晒得黑黑的,俨如一条条小泥鳅。

偷吃杨梅的事,最终还是露馅了。由于多吃杨梅,牙齿变得酸软,竟连嫩豆腐也咬不动。眼瞧我这个样子,母亲又气又疼,专门为我熬粥喝,一再叮嘱我不要贪吃杨梅。可一走近杨梅园,我又将她当话当成了耳旁风,吃下一枚,又是一枚……

杨梅采摘后,不宜久放,不然会变质。为此,母亲常用它们制蜜饯、酿果酒。到了过年,开启坛盖,只见香气扑鼻,令人垂涎欲滴。拈一枚在嘴,慢慢嚼嚼,口舌生津,回味无穷。

该酿酒啦!

将杨梅洗净,晾晒干后,在玻璃瓶底码上一层,然后撒上一层冰糖。一层杨梅,一层冰糖堆积下去,当逾半瓶,倒入白酒,密封坛盖,将嬗变留与时间。渐渐地,杨梅由乌红,转为赭红,变成棕红,再看那酒儿,从浅红,转为绯红,最后定格为深红。

开启瓶盖,酒香扑鼻,舀上一勺,小抿一口,美酒的甘冽清香在舌尖弥漫开来,能尝到阳光的金色香气,雨后果园的潮湿,清风穿过树林的声音……

古人云“药食同源”,杨梅既是水果,也是一味中药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杨梅可止渴,和五脏,能涤肠胃,除烦懣气。”在南国的夏日,吃上一枚枚紫红紫红的杨梅,真是一种福气。

念此,乡愁泛起,我想回家。

自然的森林结合在一起。让人真切地体验了乡间的祥和、美妙、神奇,使人犹如身处仙境之中。身边是一丛丛槐树,花蕾还傲立挂枝头,大有含苞绽放之势。

我发现在轻风细雨中,在万物生长的季节里,只有槐花最不着急,其他花悄然打开鲜艳花朵,与树叶争艳时,槐花却紧闭蕾苞,直到四月芳菲殆尽,万绿铺地时,与春争艳的百花们败谢之后,槐花才毅然绽放,在翠绿的世界中点缀白花有色调。一丛丛,一树树像夜空中的星星,刹那间将大地装扮成梦幻里的人间仙境,让我由衷感叹:五月都亭山,正是芳菲时。我愿是槐树上的一滴水珠,每时每刻守在你身旁,从早到晚凝望着你。把期望化为衷心的祝福,祝福你绽放成永恒。

看着傲立挂枝头的槐花,眼前浮现出她怒放时整个山岭的样子,不觉想起重庆一首歌——《槐花几时开》,于是轻快地唱起了:

高高山上(哟)一树(喔)槐(哟喂)

手把栏杆(望)望(哟)望(哟)……

森林是大地的天然空调,是空气的义务清洁工。都亭山的北面是延绵的秦巴大山,北方的寒流到达时,早被长江峡谷把她的寒气消减了。南边是近在咫尺且高高的七耀山,南来的热浪被七耀山挡住,即使翻过了七耀山,也从都亭山的上空飞过了。因此,都亭山是一座春秋长冬夏短的山岭。春天长,夏天就来得晚,每年五月,都亭山才入夏。槐花又最守时,她只按节令而行,这就是槐花为什么在都亭山的五月才盛开原因。

初夏,站在都亭山上,沐浴着春风,挽着淡淡的白云,尽情地欣赏美景。放眼望去,山色滴翠,雾岚缥缈,在阳光下是那么的耀眼,绿树簇拥着山峰,天空清明,碧蓝如洗,白云悠悠,林涛呼啸,美得那么的不可思议,但是又不得不信。因为它就在我眼前,把山色与灵动的溪水,碧蓝的天、洁白的云、浓绿

自然的神奇魅力。槐树花开得迟,她只在初夏才开,也许是因为她洁白素净,不愿与先紫后白的野樱花和金黄耀眼的山胡椒花为伍吧!

我们称所有的鸟为山雀儿,我喜欢把自己比作一只山雀儿,就像我行驶各地始终如一的姓名,雨中的鸟,林中的鸟,房屋上的鸟,我愿意把它们叫作雨中的山雀,林中的山雀,房屋上的山雀。

仲春的都亭山,原野是少不了花香的,伴随山风,花香迎面扑来。有草本的,藤本的,也有木本的。各种花的香味混合一起,让人迷醉,沁人心脾,闻之,让人感到特别舒爽,让人回味无穷。木本最先开的是野樱花和山胡椒花。野樱花初开是紫红,盛开后是洁白,其山胡椒花霸气,一开就是金灿灿的,野樱花淡雅,山胡椒花浓郁。浸润在数百种花草的清香里,我不得不感叹大

快乐的孩子



视觉中国 供图

戏乡的五月

夏天的诗行

李坤

随着一声蝉鸣,暴雨倾盆。你不知道的是,一脚踩进水里,一脚也踏进了夏天。太阳的脸涨得通红,目光落在溪水里,比白银还耀眼,打在水面上,劈啪地响。季节的血液在肆意窜动,夏日这幅水彩画开始着色了,大自然的调色师把每一种色彩都用到了极致,色彩浓烈,铺陈绚烂。那声声流淌,是盖在夏日里的印章,蛊惑出一首火辣的诗,生动了一个盛夏。我醉在光影里,手舞足蹈地去追寻,这个夏天最浓情的诗行。



夏日风光

视觉中国 供图

色的绸缎蜿蜒起伏。

我们行到独山镇凉岭村,发现一处波光粼粼的水域。水域后面是一片智慧农业种植大棚。原来,这里曾是一处废弃的矿坑,前面的水池塘来自山上的小水库蓄水;种植大棚,则系引进福建农科院智慧农业技术,将矿坑改造成智慧农业种植园,无土栽培优质蔬菜 and 智能化投喂养鱼。

千年古县黄梅县,因地制宜,正在唱响农文旅联姻的“天仙配”,各乡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,干部群众携手共同缔造美好环境、幸福生活,成就了诸如杉木邢绣娘生态园、柳林玫瑰谷、苦竹养马岭、五祖东山、袁夫稻田、五里墩新村等一批网红打卡地,释放了乡村振兴新动能,迎来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机遇。

五月,在黄梅这块热土上的遇见,想起一首诗《赏黄梅》中的一句:“一枝黄梅,开在长江北岸千年,她的沉香,惊羡了世人及江上千帆……”

融入黄梅戏和禅宗文化及稻田文化元素的五祖东山问梅村,就是开发于一处山谷与丘陵地带的4A级景区。白天游客如潮,晚间大型光影秀如梦如幻,黄梅戏、黄梅挑花、岳家拳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片在光影变幻中展现独特魅力……

5月伊始的一天,我们到停前镇的蓝莓基地。这是当地人几年前在流转的6000亩丘陵野坡上,引进种植专家,指导在这山地上遍种蓝莓,而今已成为农林业龙头企业,成为游客体验采摘乐趣地。登上簇拥于蓝莓丛中的望景亭,只见被蓝莓树覆盖的丘陵像蓝

前,脑子灵活起来的村支部领头人陈燎原,先后引进投资者,在谷里种植一大片玫瑰,并依壁和溪流成就一处漂流景区,从此山谷里再不沉寂。每年4月至5月,红艳艳的玫瑰开满山谷,成千上万游客来这里共赴玫瑰之约;入夏,雨水充沛,溪流猛溢,这里则成为漂流爱好者寻找运动刺激之地。

地处长江北岸的湖北黄梅县,是黄梅戏发源地,2006年6月入选国务院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被誉为黄梅戏之乡、千年古县;这里还有千年历史的五祖寺,受宋英宗赐封的“天下祖庭”石碑还赫然立在寺

王谨

一个个被车轮急速剪裁的赏心悦目的乡村镜头从车窗闪过,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,把自己置身于这天然的镜头中,去体验,去观摩……

今年农历三月,已是春夏之交。连续5天的“五一”小长假里,全国文化旅游在一个个热点中火爆。湖北千年古县黄梅是其中的火爆点之一。

在黄梅县北部山区柳林老铺村,有一处山谷,修竹林与巍巍岩壁多年沉寂。十年

守静观海

回声背后

刘建民

很久以前,因为工作关系,我常去专业的文学杂志或权威媒体的文学副刊上收集、掌握作家文学创作的第一手资料,从文本的阅读开始。现如今,仍与文学藕断丝连,但一期不落,常年阅读文学期刊的劲头消失得无影无踪,三两日读尽一部长篇的兴致也早已荡然。为数不多的文学讯息获自手机中的微信朋友圈,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种公号。

如果说优秀作家那些白纸黑字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作品活色生香、有形有声,那么,通过微信获得的信息常常是那些有形有声的作品的影子、回声,甚至是影子的影子,回声的回声。这些远非第一手的信息资料,尽管包含影像、声音和文字,有时仍不免碎片化,存在偏差甚至失真,但不失为

获得信息进而寻找真迹时的便捷导引。对有着“外卖诗人”称谓的王计兵,就是“五一”前夕,通过“工道·专题”《“外卖诗人”、工地“朗读者”……劳动者的诗生活》、《快手打工诗人》《扔掉麻袋去写诗,这届劳动人民特别在哪里?》等公号注意到的。

一首被别人转发的《赶时间的人》创下两千万的阅读量、新著《赶时间的人——一个外卖员的诗》短时间里销售已超3万册,这些数据不能不勾起人往深里探看王计兵是一位怎样的打工诗人。

每个时代都会有诗人从劳动中出现。当年,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上,诞生了诗人郑小琼、许立志等。套用时尚的话讲,从事送外卖的王计兵属于新业态从业者。送外卖前,他开过数年的货车,在河里捞过鱼,当过搬运工、钳工、木工。还先后捡破烂、摆地摊、卖水果等,他的笔名“拾荒”就是捡破烂生活的收获之一。

辛苦的送外卖被出身于贫困之家的王计兵视为一种稳定的工作。送外卖固然辛苦,但能保证相对稳定的收入,更重要的是,送外卖改变了王计兵。用他的话来讲就是:“我发现横亘在我与世界间的建筑被拆除了。以前我的写作,像是从房间里透过窗户或者门去观察世界。送外卖之后,我发现世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,很多固有观念被打破”“我意识到,我需要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”“见过更多的人生百态后,我的写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”。

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些工人诗人相比,如今的打工诗人的笔触依然离不开自己所从事的职业。有谁没点过外卖?可有几个人能像王计兵那样思考:“从空气里赶出风/从风里赶出刀子/从骨头里赶出火/从火里赶出水/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/只有一站和下一站”“我明明一动未动/名字却跑丢了/你可以叫我:上一个/也可以叫我:

下一位”“每天我都能遇到/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/用双脚锤击大地/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。”(《赶时间的人》),其间的意味绵密深沉。

王计兵对被称作“外卖诗人”并不排斥:它是人间的一种善意,给你贴上标签,承认你很辛苦。在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寻找上,不同年代的人,差异是明显的。有别于上世纪50年代涌现出的描写铁路、煤矿的诗人、展现钢铁厂的工人作家多以书写行业内车间里的故事为创作特征,如今的打工诗人视域更宽阔,内容上多了自我的审视,而不仅仅是对工作劳动的歌颂与赞美。多了人生际遇的表述,多了对周遭世界的关注。

如果不能为远在昆山的王计兵的外卖添一份单,不妨买一本《赶时间的人——一个外卖员的诗》,这不仅是对一位普通劳动者、诗人的尊重,而且是探寻回声背后,打开一位诗人、普通劳动者人生的最佳方式。